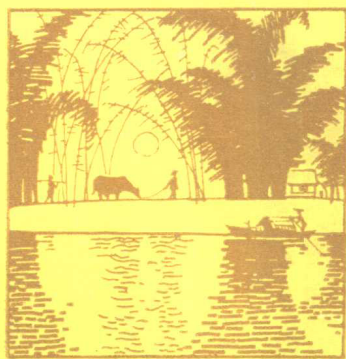




金牛和笑女

欧阳山

金牛和笑女

欧阳山

广东人民出版社

金牛和笑女

欧阳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625印张 1插页 325,000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1·1177 定价 1.20元

目 录

英雄三生	1
一 虎口余生	1
二 死里求生	22
三 险处逢生	92
前途似锦	114
慧眼	192
亲疏 (《慧眼》续一)	207
比赛 (《慧眼》续二)	224
信任 (《慧眼》续三)	239
冤家路窄	254
红花冈畔	264
乡下奇人	323
在软席卧车里	335
骄傲的姑娘	348
金牛和笑女	355
成功者的悲哀	365
访问韶山	376
“八一”城	380

严重的斗争·····	383
访问年青的水稻专家·····	399
红陵旭日赞·····	402
终生难忘的盛会·····	405
光明的探索·····	408
文学生活五十五年·····	432
依依惜别的时刻·····	442
为恢复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而斗争(代跋)·····	448

英雄三~~生~~

一 虎口余生

一千九百三十二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打进上海了，可是国民党的官员们和海南岛的地主们一样，还一点也不觉悟。他们不以国家民族为重，总是一心想消灭共产党。这就是说，要消灭那些工人和农民的领路人，要消灭那些工人和农民之中最优秀的儿女，要消灭那些最爱国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最坚决的，咱们民族的精华。这难道还象一句说得出口的话么？不过革命还是要因此而受到了一些障碍。革命的势力从城市退到乡村，从乡村又退到山上。那些狂妄自大的地主们彼此互相庆贺说：“革命已经完蛋了！”那些稍稍明白事理的地主们彼此见了面，就唉声叹气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介公这一回失了一着。可是你跟那些不读书的俗物又能说些什么呢？”那些贫苦农民们就象失去了爹娘的孩子们一样，受尽了别人的压迫和欺负。

这一年春天，海南岛琼山县崇仁乡真是山明水秀，花木葱茏。崇仁乡里面那个昌隆村更是万树环抱，绿成一片。人在村

外，怎么也看不出那当中还有一个村庄。要不是一排椰子树象风车似地在丛林顶上迎风招展，几条水牛在村外懒洋洋地吃草，过往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叫国民党刽子手烧光了的荒村呢。

这天早上，崇仁乡数一数二的年轻地主何九畴觉得春光很好，就闲着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看见西边墙外一行龙眼树枝叶太稠，丫杈横生，就自言自语地说：“看这些管事的人！人都要理发，树就不会修剪一下。”他说了这一句不打紧，旁边早有管事的人听见了，就乱哄哄忙了一阵，账房埋怨管家，管家埋怨“花王”。后来还是赶紧去找了几个野孩子，立刻动手来修剪那些果树。

修剪果树是很悬的活儿。凡是有爹有娘，有田有粮人家的孩子都不肯干这个手艺。总要雇那些穷得没有人要的孩子来搞。这些“娃鬼”整天在树上麻雀一般跳来跳去，不会摔下来；就是摔下来葬送了个把两个，也没有人出头争气，不跟首尾。这几个“娃鬼”里面，有一个家里原是贫农，这几年已经无家可归的穷孩子，叫做符琼。他今年才十岁，可是长得很粗壮，大头短腰，长手长脚。脸孔是紫铜色的，两只眼睛总是生气似地瞪大着，可是两边嘴角总带着笑意。谁看见他，都能够立刻判断他不会做坏事情。可是碰上地主老爷们就不一样了。那些地主老爷们总觉得他不顺眼，总要把他叫做“那傻子”，“那王八蛋”。那天他从早上砍树，一直没歇手砍到下午，在树上蹦蹦跳跳，和在平地一样。到中午觉得饿了，可是他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吃饭，因此，紧紧裤带也就算了。砍到太阳偏了西，他也不再想吃饭了，就靠在树干上睡了一觉。正睡到浓浓蜜蜜的时候，冷不防叫一只黄蜂螫了一口。他哪里知道自己是睡在树上，举起

手就去拍那痛处。这样一颤动，他整个人就从树上闪了下来。他的身体碰断了一臂树枝，这一臂树枝扫在何九畴的房屋西南角上，把那书房屋檐的几桁瓦给扫坏了。幸亏符琼身手灵活，用劲扒住树干，这才算没有把人给摔下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伙计恐吓他说：

“不得了，小琼，你在太岁头上动了土！”

符琼摸摸自己的腰，非常疼痛，可是他还装做没事儿一样开玩笑说：“那不怪我，谁叫他的树长得不牢，房子修得不结实。”

离不远又有一个孩子在树上大声对他说：“小琼，别硬嘴，赶快去跟九少爷求个情吧！他当真不会饶你的，事儿不小哪！”

符琼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要求情你们求去，”他说，“我不求。大不了我赔给他。看那何九头能把我……”

说到这里，只听得树下平地一声雷，有一个大嗓子狂怒吼喊起来：“谁？你们说谁？王八蛋！通通给我滚下来！滚下来！”好一会儿，他们这些树上的好汉们都不知道是谁在底下鬼叫狼嚎，后来有一个管家用比较小一点的，生气中还带着恭敬的声音叫道：“下来，你们通通给我下来，这不是，九先生来了。”孩子们听出是管家的声音，跟手就扑通扑通地，象猿猴一般地一个一个跳下来了。

“你们等着瞧！看我敢不敢把你们的脑袋一个一个给砍下来！就象斩瓜切菜一般给你们通通砍下来。你们只管等着瞧！”

孩子们在何九畴和他的管家面前一字排开，静悄悄地站着不动，在听着别人说要砍掉他们的脑袋。有几个孩子还用手摸摸他们自己的脖颈。那年轻的大地主抢前一步，露出要吃人的样子，可是这回声音倒压得很低，说：“好的，好的。你们之中，

哪个有本事的，说要赔给我房子的？哪个说我的树长得不牢的？哪个说我的房子修得不结实的？哪个……”他本来说“哪个把我叫做何九头的？”后来一想不好，就没有往下说，只是用眼睛把大家扫了一下。往后他又想把那个犯人试出来，就阴险地哄骗他们道：“他如果是个诚实的孩子，他就站出来吧！”哄骗完了之后，他就拧歪脸，自鸣得意地紧闭着嘴唇。

符琼知道这何九头的脾气，只管让他骂一顿，以后每人对他赔个罪，每人让他打两个耳光，再加上明天每人给他赔一天工，也就没事了。可是他不能够这样做。他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够连累别人。他缩起鼻子嗅了一下，好象他嗅出什么臭气似地，随后就一板正经地从行列当中走了出来。这孩子虽说结实，但到底才不过十岁年纪，身体还很矮小。加上满脸灰尘，衣服破烂，打着赤脚，头上身上还挂着几片树叶，看来只是那么一点小东西。他走上前来，小心谨慎地说：

“九先生，是我弄坏了房子。我认了。”

何九头发觉有那么一团小东西钻进他的眼底，开头也很吃惊，心里想，“好大胆的小强盗，居然敢直认！”嘴里就骂着：“好，你认，你赔。你拿什么赔给我？你凭什么叫我九先生？你心里想叫我做什么？”嘴里骂着的时候，巴掌也跟着朝符琼的又小又硬的脸上嘴上扇过去。

符琼的心里发慌，脸上麻辣辣地发烫。现在他明白，对这何九头认错是没好处的。这样，他既不退后，也不闪躲，直着脖子站着。他那两只本来瞪得很大的眼睛冷冷地望着那打他的人，两边嘴角还带着那含糊不清的笑意。这也许不是真笑，倒是赌气，倔强，还搀着些不恭敬。地主觉得自己的威严受了轻视，更加打得凶。符琼这一下完全明白了，何九头今天是有心

挑刺儿了。他不是要赔，不是要骂，也不是要打，是要降住自己。“可是，出洋相么？”那穷孩子想，“这可办不到。我后面还站着一大溜人哪！”他既不准备对那年轻地主让步，于是就一声不吭，由他摆布。

这也真是的。打了那么久，倘若符琼开口求饶，事情也许就算完了。可是他偏不。他好象有意要在今天当着众人杀一杀何九先生的威风，再疼痛也都忍着，看他怎么下台。忍到实在忍不住了，汗水流了满脸，脸也肿了，他就使劲咬着嘴唇，一直咬到流出血来。又打不多久，何九疔手也酸了，气也稠了，事情还没有了局，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发疯了。他偷望一望周围，那班野孩子全溜掉了，旁边只站着一个管家，呆头呆脑地站着不动，也不帮他一点忙。他觉得自己很孤单。他觉得自己很丢脸。他觉得大家今天都跟他作对，故意叫他在一个穷孩子面前扫尽威风。他顺手拾起一根树枝，出尽吃奶的气力向符琼抽打，嘴里斥骂那管家：“你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给我拿大棍子来！”大棍子拿来之后，这分量就慢慢加重，头上，脸上，手上，身上都受到冲击，符琼全身麻木，逐渐觉得有点难以支持。可是他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战胜这个何九头，就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坚决抵抗。后来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就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可是他心里还明白，他到底是没有叫何九头降住。

看到这个局面，站在旁边的管家这才拉拉何九疔的袖子，指着地上说：“已经死了，那傻子已经死了。九先生，再打也是白打了，都打在泥土上面了。歇一歇，别气坏了身子。”那管家早不拦他，迟不拦他，等他差不多和符琼拚完了才拉他。这件事也叫他很生气。但是，他已经没有劲儿生气了，就拄着棍子，弯腰站着喘气。

“死了好！死了好！叫人把他撂在村子外边给狗吃！”他拚着命大声叫嚷，掩盖自己的心虚。他想指一指符琮的尸体，可是那眼睛早叫血光蒙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管家搀扶着何九畴回家，他连路都不会走了。早有别的几个男女佣仆出来，七手八脚把符琮抬到村子外面，丢在一棵香蕉树下。

恰巧本乡昌盛村有个过去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已经家道衰落的地主潘大钧，这一天同一个风水先生看罢祖坟，路过昌隆村，听说何九畴打死了人，就绕道经过香蕉树下来看热闹。他看见那奄奄一息，年方十岁的小孩子，并无半点怜惜之心，只是握住鼻子，用脚踢了踢他，回头对风水先生说：“依你看，这小杂种死了没有？”

风水先生用衣袖笼住嘴巴说：“保不住已经断了气了！”

潘大钧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地更正他：“不对不对。这小共产其实并没有死。他这叫做假死。你不信我们打个赌。大凡人一真死，一定有苍蝇叮住他的眼睛嘴唇，如今苍蝇只管打白鸽转，却不肯落脚。这就证出他并没有真死。”

风水先生十分寒酸地摇头摆尾反驳他：“不信不信。打成这样还不死，除非真命天子才有这么大命。”

潘大钧点头叹息道：“正是好人不长命，祸害几千年。嗨，不过话倒说回来，如今该轮着他何老九发了。你看好一个威风凛凛的暴发户，打死人不算数。可是你也别小看我潘家。要说起我家先父当年的气派，那比他们还要阔气得多了。就连九少爷他本身，我们也敢打他一个半死不活的呢。”

两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拍袍甩袖地走了。

原先符琮有家的时候，他们有个姓刘的邻居，夫妻务农，

生活贫苦。单生一个女儿，名叫梅英，今年才八岁，生得脸圆眼圆，尖嘴尖下巴，又懂事，又会做活，十分可爱。她和符琼在一块玩耍长大的，两个小孩儿家非常要好。人家都说符琼有点傻，她正喜欢符琼那股傻劲。这天她爹妈都去赶市去了，只剩下她在看家。听见过往的人说符琼身遭大难，她心里又疼又怕，想出去看看又不敢，只是自个儿哭，哭得十分伤心。看看天色已经不早，太阳照在椰树后面，把金刚的巨掌似的树叶照得金光闪闪，她坐在竹椅上，两手抱着脑袋，喃喃自语地说：“唉，小琼，你死了我都不能给你送终。我多么想一飞飞起来，给你送一碗水……可是你叫我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这时候，居住在别的老木匠林老爹和猎户黄才相跟着走过她家门口。他们看见刘梅英哭得满脸通红，就问她为什么这样伤心，是不是有谁欺负了她。梅英看见这两个救星，一手揪着一个人的衣服不放，嘴里哭嚷着说：“大伯，你们来得正好，快搭救一下吧！咱们村子打死人了！小琼叫那何九头活活地给打死了！他死得好苦哇！”

猎户黄才是一个黎族人，性急仗义，听着听着就火起来，捋着胳膊直叫：“有这样的事情？光天化日，敢伤害人命！我去找你们那何九头问问看！”

老木匠林老爹见的世面多，阅历深，就拦住他道：“别使你那牛性子。人家正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才伤害人命的。你奈他什么何？没见过你就问得出个究竟来。走吧，咱们且到村外去看看，好歹还能给他收个尸首回来，也不枉咱们和他爹符海相处一场。”

他们三个人走到村外，就在那棵锦旗一般的香蕉树下，找到了符琼。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他的身体虽然不动，两只叫血

泥糊住的眼睛却张开着，眼珠子还在滴溜溜打转。他没死哪！一见这种情形，三个穷人欢天喜地，跑上去，蹲下来，直叫唤他的名字。梅英单腿跪在草地上，扶起符琮的上身，用小手不停地去摸他那剃光的硬脑袋。符琮因为疼痛难忍，鼻子里唔、唔、唔地哼着气，两眼哗啦哗啦地滚出大颗的眼泪来。黄才赶紧伸手在左近的地面上拔草，要给他擦血。林老爹连忙拉过他裤衩上吊着的一块破布片，给他盖住那扯碎了的裤裆，嘴里还安慰他，叫他别哭。梅英一面欢喜，一面伤心，心中却也暗地惊奇。她和符琮从小一起玩耍长大，只见他象猩猩野人一般蹦来蹦去，却没见过他哭，这阵子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符琮勉强举起一个手指，碰碰她的花布衣襟，又朝自己脸上晃了两下。梅英明白了，就抓起衣襟，轻轻替他擦净脸上的血迹和眼泪。末了，符琮用蚊子一般的声音，很吃力地说：“把我扶起来。把我扶回家吧。……”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动弹了。

林老爹一听他说要回家，鼻子一酸，眼前的景物就模糊起来了。其他两个人也登时愣住，脸对脸说不上话。这不是分明在说胡话么，他哪来个家呢？梅英不管这些，只巴不得什么都答应他，就轻轻摇着他的脑袋，甜言蜜语地哄他道：“小琮，琮哥哥，醒醒吧，醒醒吧！我扶你起来，我扶你回家。快不要这样。醒醒吧，走，我扶你起来，我们回家去。”

符琮还是不言不语，不动也不答腔，软绵绵地靠在梅英的腿上。林老爹没法，只好劝梅英道：“小姑娘，快别孩子气了。他哪里有家呢？难道咱们把他送到树上去么？你看，日头快落了，咱们赶快来商量商量吧。”他们三个人就在草地上，围着符琮坐着，林老爹和黄才就商量起来。梅英见他们两个大人只顾商量，一点不理自己，低头想了一会，就插嘴说：“把他抬到我

家里去吧。”黄才说：“这你又在说孩子话了。你们三个人一张床，挤都已经挤不下。你叫他睡在砧板上么？”梅英听见那猎户驳她，分明是瞧她不起，很不高兴，闭着嘴唔、唔、唔地撒娇。黄才说：“这孩子看来伤得不轻，一会儿有个三长两短的，你我可担待不起。我看还是去找他爹。能送就给他送到海口去，不能送，好歹也得给他报个信。”林老爹说：“这也不中。要走几十里路去给他爹报信，路太远了，正所谓远水不救近火。再说符海哥既没个一定的活路，也没个一定的住处，海口市那么大，不是三街两巷的地方，只怕找也找不到。”

后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把他送到单身汉陈福华家里。陈福华会使两路生草药，好歹还能救他一救。

陈福华已经三十多岁年纪，还没有娶妻。他家离村口不远，有一个烂草院子和一个黑魆魆的房间。他们把符琼背到他家的时候，他正蹲在屋檐下修理板凳。林老爹一手拿过他的斧子，替他修理板凳，一边就一五一十地把何九头的罪孽数落一番。陈福华搔着脑袋说：“我刚从地里回来，村里出了事，还一点都不知道。这样吧，你们只管把他留在我这里，回头我看看，给他灌点药，敷点药。只是——”他把手指捏成一撮，象一个鹅头似地对自己的嘴巴点了几点，接下去说：“病人是要这个的。我不瞒诸位，我可没有这个。”那两个外村人笑了笑，答应给送粮食，就把符琼安顿下来，各自回家去了。

这里陈福华忙着把符琼平放在自己的床铺上，替他把浑身上下捏捏揉揉地看了一遍，就忙着去烧开水。水一烧下，就忙着出去摘生草药。药摘回来，就又忙着拿饭碗和菜刀把子来捣药。梅英悄悄地把家里的米盛了两大碗送了过来，还特地给符

琼弄来了一小碗咸虾酱。看见陈福华没空，她又动手给他们熬起粥来，一直到天快黑才回家去。二更时分，符琼气悠悠地苏醒过来，只听得他面前有一个男子轻声叫着：“活了，活了。”过了好大一阵子，他才认出那是陈福华，心里十分狐疑。这一天的事儿，他一下子记不起来。现在却睡在床上，床前还点了灯，灯下还摆着一碗冒烟的热粥，香喷喷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自己象王爷一般供奉起来呢？他一点也摸不透。后来陈福华也不和他多讲闲话，只顾喂他吃粥。符琼嘻嘻呼噜喝完了两大碗稀饭，舔舔嘴唇，又平平静静地睡去了。

地主何九畴回到家里，越想越生气。他想符琼这小贼子，一身粗骨头贱肉，活了算白活，死了算该死，自己身娇肉贵，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越想越不值，越想越发抖。后来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一天到晚只是打嗝儿，吃下去整瓶整盒的膏丹丸散，竟不见效，从此得了个呃逆的痼疾，这且不说。那符琼倒幸亏凭着一身的粗骨头贱肉，过不几天，竟慢慢地好了起来。五天之后，就靠那些草药稀粥的调养，胳膊已经能够自己哆哆嗦嗦地转动了。

那天清早，陈福华上地去了，他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望着那从墙上破洞射进来的阳光出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那样爱这道阳光。他只觉得这道阳光金光灿烂，照到他的胸前手上，胸前手上的痛处就顿觉减轻许多。越望越出神，他慢慢儿就幻想起来了。他觉着那道阳光有一股吸力，他的身体慢慢变轻，后来竟叫阳光吸起来。他顺着阳光，从墙洞飞了出去，在天空中上下飞翔，好不快活。这时候，何九头和他的管家象狗一样站在地上，朝着他狂吠，可是奈他不何。野鹰和白鹤才是他的朋友，他们用嘴衔着云彩朝他飞过来，友爱地把那些

云彩披在他的身上。谁知云彩越压越多，把他压得飞不动了，就一个劲儿往下掉。他着了急，就大声叫嚷：“你们这是发了疯了。你们给我穿的太厚了。当心捋揍！”那些野鹰和白鹤还只顾拿云彩往他身上添，添完一次就一齐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未完，他已经端端正正地掉在陈福华的床上。他定神一看，哪里有什么野鹰和白鹤，只见一群平日玩耍惯了的穷家孩子，围着他的床前站着。有一个嘴里还衔着一朵云彩……不，他再仔细一看，却是衔着一枝树枝。那些孩子们看见他躺在床上，慌里慌张四处望，好象不认识大家似的，就又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给他送来了很多吃的和玩的。象美人蕉，山捻子，白糖饼，糯米糖粽，还有才象小指尖般大的，绿色的荔枝也给摘了下来，送来了。此外还有蟋蟀，叫蝈蝈，蝴蝶，蜻蜓，竟是摆满了一桌子。符琼手里摸摸这个，嘴里尝尝那个，高兴得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只望着大家傻笑。

有一个满脸黄泥的男孩子为了逗符琼笑，就作鼓正经地说：“我不会拿蕉叶包一包大粪，挂在何九头的大门上，他一开门，包管砸他一个正着。你们瞧！”大家笑了一阵，有一个女孩提议说：“不，不。咱们顶好是摘一些刺头婆回来，里面藏几眼针，一齐塞进何九头的脖子里面，够他一天好受！”大家对于这个提议也很高兴，只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子却不满意，他说：“这都不赖。可是要照我想呢，咱们理应捡些大石头砸到他的屋顶上，狠狠地给他砸几个大窟窿，只当是红军给了他几炮。”另一个却更进一步说：“你们干这些个，行。我可是不来。我要找好一根木棍，藏在树林子里。单等他半夜三更，喝酒赌钱回来，我就在背后结结实实地给他一棍。光砸房子有什么意思呢！”

符琼觉着自己的胳膊已经能够转动，就举起那强壮的，还有点哆嗦的小拳头，对他们发誓说：“我又活过来了！我又活过来了！你看我有一天身体好了，我就要杀光这班地主。剩了一个都不是人！”

刘梅英也举起她那尽是骨节的小拳头，用沙哑的孩子声音叫道：“对！我也要杀他一个！”跟着其他的大小男女孩子都响应了：“我也杀一个，我也杀一个，我也杀一个……”这些露胳膊，露屁股，满面泥污的小家伙，尽情欢乐了几个时辰，把陈福华的家闹得个翻江倒海，满地的皮核碎渣，到快吃晌午饭的时候才散了。

符琼虽然整天躺在床上养伤，可是并不寂寞。白天有那一班好友来给他慰解，又有梅英不时来看他。梅英时常把一担水放在门外，进去捱磨一个半个钟头，害得她爹妈四处叫唤她。晚上，陈福华收工回来，吃过稀饭，就点起一盏小小的海桐油灯，给他讲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故事。他们谈到冯白驹，谈到刘秋菊，也谈到符琼的爸爸符海。每逢这个时候，符琼就觉得最幸福，最入迷。他张着嘴，瞪着眼，听得津津有味。有时一件事情，要陈福华给他说上五六遍。这时候，什么人世间的痛呵，苦呵，都给忘得干干净净了。

有一回，陈福华还没开讲，符琼就先问：“冯白驹他们带着红军满山跑，跟地主们打仗，他们痛快不痛快？”陈福华说：“痛快倒是顶痛快的。怎么会不痛快呢！可是傻孩子，你先别问这个。你该先问咱们的红军辛苦不辛苦。”符琼满懂事地接着问：“好。那么他们辛苦不辛苦？”陈福华开始严肃起来，说：“你想想吧，白天风里来，雨里去。盖的是蕉叶，吃的是苦菜。打仗没子弹，伤了没医生。别离了父母，抛弃了妻儿。一不为名，